

最美的丑角

——缅怀佳木斯评剧团演员迟宝贵

■ 梁洪杰

迟宝贵是佳木斯评剧团的丑角演员，其实他多才多艺，不仅丑角，花脸、老生、武生行行通，评剧、京剧全都行，拉起板胡、京胡来还能自拉自唱，打起鼓来能敲出十几种花样，可他最爱的还是丑角，因为丑角能引人发笑。他说，笑不仅是高兴，还能治病，一个名人说过，一个小丑进城，胜过一沓医生。

他其貌不扬，体形微胖，憨头憨脑，表情幽默，拙趣横生，天生一副滑稽相，不用化妆，就是个“丑角”。人们常与他开心取笑，不管心中有什么烦愁，只要和他在一起，就会烟消云散见晴天。几天不见他，就像生活中缺了点什么。他要几天不见朋友，手头再紧，也要想方设法打酒来，让媳妇掂对几个菜，把大伙儿请到家中一聚。席间，说、拉、弹、唱，好不热闹！特别是那些戏迷到家，不闹到半夜谁也不肯离去。他见大伙儿高兴，有说不出的一种成就感！

他常在戏中扮演缺心眼儿的角色，因表演得真实，同志们说他也像个“傻子”，沾光取巧占便宜的事从来找不到他，热心帮忙的事却少不了他。团领导看他思想品德好，乐于为大家办事，就委任他兼办公室主任。别看这么个连股级都不是的小官儿，他可非常当回事儿，不多挣一分钱，却那么认真负责、兢兢业业，团里和同志有了困难，自己出钱出力还乐在其中。他有个好媳妇叫王淑英，一直帮助他，支持他。

提起他们夫妇来，曾两地生活了18年，王淑英先是在伊春、南岔，后来到浩良河银行工作，可就是调不来佳木斯。他爱人说，迟宝贵就是抹不开向组织提要求，为此，她和母亲没少和他争吵。

有一次，评剧团到南岔演出，爱人单位把办公室腾出来，演出后好让他们夫妇团聚。没想到，演出后有朋友请他去喝酒，回来时已半夜，银行大门紧闭就是进不去，待到天亮进来时，只见爱人还呆呆地坐在床上等他。他“嘿嘿”地傻笑着，说了句：“对不起媳妇！我得随团去火车站了，今天还有演出呐！”说完，一扬手就“拜拜”了！

他篮球打得好，投篮特别准，几乎百发百中，而且投篮的姿势全都是戏曲“范儿”，堪称精彩表演。那年他正在市中医院住院，忽听有人来报，文化系统在对面球场赛球，评剧团输球不少，败局已定。他听完，不由分说，拔下针头就赶到球场，一阵“急急风”，

评剧团转败为胜，场上爆出阵阵喝彩声！

最难忘的是1987年7月，评剧团去边境县抚远和同江演出本团创作的现代评戏《铁树开花》。此戏表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东北边陲集贤村（傻子屯）党支部书记徐振东立志改水挖病根，治愚、治穷彻底转变病灾村历史的动人事迹。迟宝贵在戏中扮演被地甲病所害的呆傻人刘迟，因为他的表演真实、动人，观众是一边笑一边擦眼泪，可谁也不知道，他真是在带病坚持演出。其实，他30岁时就患有肺囊肿的病，平均每年住院一次，同志们为他担忧，可他本人却从来都不在意，不到严重时，他总像是个好人似的。但这次他已高烧到39度，大汗淋漓，湿透戏装，痛苦难忍，不得不回佳市诊治了。经检查，万万没想到，结果竟是肺癌转脑癌，已是晚期，生命最多还能持续三个月！消息传来，同志们都惊呆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谁也没看出他得的是这么重的病啊！组织上决定送他去省城或北京住院治疗，可他却说哪也不去。他说：“我当办公室主任还不知道，团里没钱！这个病我清楚，是绝症，治不好，只是糟践钱！”领导和同志劝他说，还是去吧！就是不能根治，至少也能延长寿命。他说：“那得花多少钱哪！就是为了给我延长点儿寿命，不值得，我不去！”他说这话时，表情坚决、淡定，语气果断、轻松，没有一丝恐惧和沉重感，似乎根本没拿自己的病痛和生命当回事儿！人们听了这番话，不知怎的，觉得这个比起名角儿大腕儿来是那么平凡的小人物，却一下子高大起来，正如鲁迅先生在《一件小事》中所说的——“须仰视才见”。他不但坚持不去省城和北京治疗，就连佳市的大医院也不住，先是在永红区医院，后为离家近又住进了港务局医院。

在他弥留之际，人们围在他的床边，难过地看着他。他睁开双眼，笑着说：“没事儿……下辈子我还当评剧演员……还演丑角……还让大家……大家……笑……”他慢慢地合上了双眼，再也没有睁开。他笑着走完了他一生51个春秋，那是1987年9月9日！人们默默地流着泪，但和他一样，也都面带笑容……

迟宝贵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爱他的亲人、同志和观众，但谁都不会忘记，他这一辈子留给人们的都是笑，他自己也笑了一辈子……

责任编辑 王彩君